

德化蔡尙思著

# 中國三大思想之比觀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德化蔡尙思著

中國三大思想之比觀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 中國三大思想之比觀序例

中國思想界之有老孔墨三大家也，亦無以異於鼎之有三足也。鼎而不有三足，則無以立矣；亦猶中國思想界，而不有三大家，則無以成矣。吾自少即治孔學，而對於老墨二家，亦曾經長時間之研究，故在二年前，已有：孔子哲學之真面目，及老子哲學之人生觀，墨子哲學之人生觀三部原為一書之作。其孔子哲學之真面目一稿成後，曾經諸師友傳觀，並各有所是正，早欲提出於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惟因近一二年來，學校忙於改組，中間無形停頓，由北大而改為京大，由京大而改為中華大學，至今北平大學。迂延至今，尚無有正式發表之機會！吾已不能再候，擬于日內，自行付印；而將此最近所作而較簡單之本書，先行出版；一俟

諸書發表之後，將此與彼，合而觀之，則三大家之思想，將盡在於斯矣。

古代之學術論文，如：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淮南子要略，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漢書藝文志劉歆七略……等；或舉一而廢百，或泛濫而不得其要領，……加以無系統之組織，竟使後人讀之，仍難甚爲了解；卽如後人所作之書，亦尙有未能使人滿意者：以其系統仍未甚明，組織仍不完善也。作者對於此點，特加注意！每雖作一大部之書，而其首尾呼應，聯絡一氣，亦無以異於一小篇文也。若吾向所作之老墨二部，庶幾有焉；而孔子一部，尙屬次之，若本編體裁，亦出於自創，不獨未聞於古；卽在於今，亦所罕見。此係先作一「比較表」，而附一「比較論」，於後，以一比較表配一比較論，

所有之比較表與比較論，如既閱畢；則其整個的面目，即盡出現。而前之「比較表」，在乎提要；其後之「比較論」，在乎詳細說明；而其所以須說明，而又必詳細者：蓋欲用以見吾所言之確有證據，而非妄自臆說者所可比也；且于學者，而非用此，亦莫由使之切實明瞭，是以重之。至其有次序處，如：由天與人而人與物，由人與物而人與己，由人與己而身與身外物；……由老而孔，由孔而墨之分述，而後比而觀之，以終篇焉，此先分後合也；而先合後分者亦有之；……其有次序，已可想見。又如本編每提出一公共問題，而使二家齊集於其上，凡有比較之價值者，皆取而比較之，但吾既係研究哲學思想者，對於此篇自亦以哲學思想為主要。如有問題之相近而不甚相同，或尙非某一表所能盡其意者，則再附一表；如一表側重乎觀孔老或孔墨之相近，則其餘一表多

側重乎觀老墨之相反；一簡一詳者有之，一廣一狹者亦有之，……其表如此，而論亦然。此言其大略也。吾甚願學者能依本編之法，將中國或世界一切思想，以及其他，一一爲之比觀，著爲比較的專表與專論。而吾更望學者能因此，而想出更妙之體裁，以便於此後之作書者，而此後之讀書者亦受其賜矣。

其餘詳在本書篇首及篇末，茲可毋喋贅焉。

十八年四月一日德化蔡尙思誌于南京

# 中國三大思想之比觀目錄

## 篇首

- 第一比較表——天與人——第一比較論
- 第二比較表——人與物——第二比較論
- 第三比較表——人與己——第三比較論
- 第四比較表——身與身外物——第四比較論
- 第五比較表——積極與消極——第五比較論
- 第六比較表——樂觀與悲觀——第六比較論
- 第七比較表——個人與社會——第七比較論
- 第八比較表——精神與物質——第八比較論

- 第九比較表——託始的先王——第九比較論  
第十比較表——道理的名稱——第十比較論  
第十一比較表——理想的人世——第十一比較論  
第十二比較表——三家與三方——第十二比較論  
篇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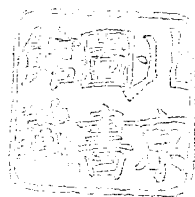
註——每一比較表，附一比較論，「比較表」提要於前，「比較論」註明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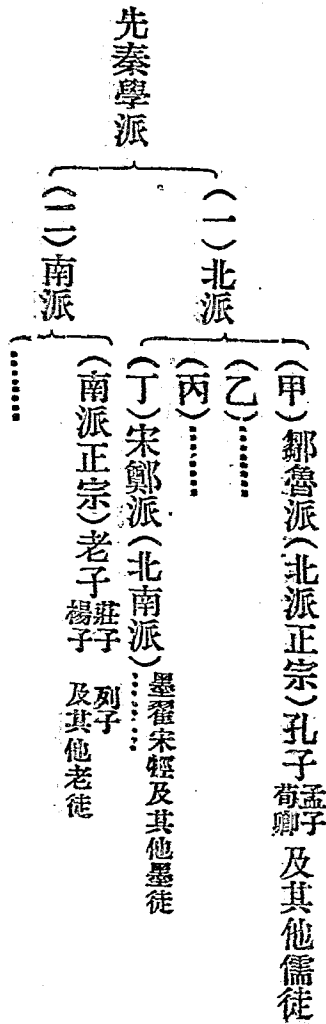
# 中國三大思想之比觀

篇首

論中國之學術，當首推先秦諸子；論先秦諸子之思想，當首推孔墨三大家；此乃學者所共知而公認者也。學者於是遂欲比較研究之焉；然而作有專表者，截至此時止，尙未之聞；即諸關於先秦諸子思想之著作，其書中附有整個的比較表，或部分的比較論者，亦不多見。間若梁著中國古代學術思想變遷史中之先秦南北兩派，及孔老墨三宗二表；李著人生哲學上卷中之老孔墨三大思想家一比較表，可謂彰明較著者矣。先看梁表，再及李表。梁任公先生曰：「今請据羣籍，審趨勢，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觀察，而證以學說之



性質，製一先秦學派大勢表如左：



.....今請兩兩對照比較，以明其大體之差別，列表如下：

北派崇實際

南派崇虛想

主力行

主無為

貴人事

貴出世

明政法

明哲理

重階級

重平等

重經驗

重創造

喜保守

喜破壞

主勉強

明自然

畏天

任天

排外

無我

貴自強

貴謙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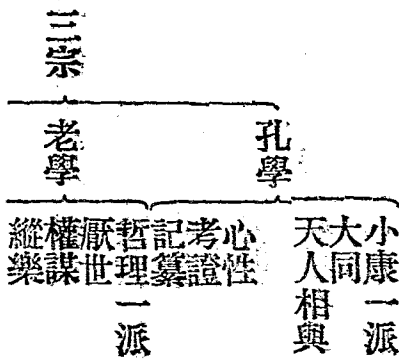
謹按：梁先生因中國有黃河長江兩大流域，而分先秦諸子為南北兩大派別，視諸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司馬談六家要旨，劉歆諸子略，即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可謂較為簡括矣：雖然，如其以北派

之眞精神爲「崇古之念重」……排外之力強，則古昔，稱先王，內其國，外夷狄，重禮文，「是亦有未盡合之處」：所謂「排外之力強」……內其國，外夷狄，重禮文」者，此惟有儒家爲然耳；如其所認爲北派中之墨家何嘗如是？且甚痛斥之！卽其以北派爲「崇古念重」……則古昔，稱先王，」此亦須加以條件的說明，方免令人誤會！不然，則吾試問儒墨所言之古堯舜，豈若老子所復之古黃帝以前哉？老子之古，非在孔墨以前乎？梁先生因又舉南派之眞精神，以對之曰：「發達較遲，……平階級，輕私愛，厭繁文，」此處所謂「平階級」，吾亦以爲如北派之墨子，殆亦無大階級之足云，惟或者較不如道家耳！若「輕私愛」一語，吾更以爲在先秦諸子中，實當首推所謂北派之墨子，道家之相去猶甚遠也！如其所謂「厭繁文」者，亦爲道

墨所同，惟各異其所以然耳！詳於此吾不能不嘆過於呆板的比較法之失當矣！卽若其以南派爲「發達較遲」一語，亦非加以相當條件以說明之不可！如先秦諸子之最首出者，非其所謂南派之老子乎？他如：表中所謂北派畏天，亦須就孔墨二家分別觀之，吾說另詳方無大過。又其以墨子爲宋人，因又謂爲北南派，如其言曰：「墨子生於宋，宋南北要衝也，故其學於南北各有所探，而自成一家言。」此實未見其必然；况梁先生之在他處——墨子學案——又謂：「墨子魯人之說，當爲近真。」是何前後所說之不同哉？則其在此表所謂墨子爲宋人，而近於南者亦非矣！再如：右表上列北派主力行，主勉強，貴自強三者，其實一也；其下列亦然，似無細分之必要。但如梁作南北二派比較表，就其大體上言之，尙無極大不合之處；吾所

論者，欲作更進一步之研究耳！

……孔老分雄南北，而起於其間者有墨子焉，墨亦北派也，顧北而稍近於南，……故全盛時代之第二期，以孔老墨三分天下，……直至此時代之終，其餘波及於漢初，猶有鼎足爭雄之姿，今為三宗表，示其學派勢力之所及如下：



神祕  
 兼愛一派  
 墨學  
 游俠  
 名理

按此表就範圍方面言，既就六派而縮小爲三宗；就內容方面言，又就兩派而詳分爲三宗；論理似宜較有當於前表矣！然亦未盡然；如其於墨學分兼愛與游俠爲二，吾則以爲後之游俠，實出於兼愛，殊無分而爲兩之必要。於老學分厭世與縱樂爲二，吾亦謂此種界限，似不易分。至於孔學中之小康與大同二派，吾更謂爲康門私見，殊少根據。吾嘗論之云：

按大同說獨出於禮記，太平世最詳於董何，禮記非若論語，董何非若孟荀，禮記與論語雖皆出於他人，而非孔子親筆者；然

論語前而真，禮記後而雜也。董何與孟荀雖皆後於孔子之人；然孟荀近，而董何遠也。故若禮記董何之說，雖不能完全否認，亦未便完全承認也；况古今人如：呂東萊朱晦庵胡明仲李邦直吳虞陳獨秀梁漱溟諸先生，對於禮運大同說，皆極懷疑；而當代之治孔學，信孔教者多矣！計其言及大同說者，除康派外，殆未有聞。而吾觀盡儒書，亦未見其有如禮運所載者！孔子如極重視大同，必不致僅見於不可根據(?)之禮記中，大氏可言：孔子無大同之說；卽有亦不重視矣！而今康氏必欲證明而確據之，毋乃如韓非所謂非愚則誣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毋乃如戴震所謂誣聖與欺學者乎：「舍聖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說爲聖人所言，是誣聖；借其語



以飾吾之說，以求取信，是欺學者也。」

故吾以為在孔學中，實無大同小康二派之可分！如欲分之，適足以見其反大同而為小康耳！然此枝葉問題，請即停止討論。而今梁表，既僅就三家之在中國所有派別大概情形而分觀之，其與吾今之欲切實比較三家思想者，自少關係；較有關係者，其如李表乎！李石岑先生曰：「現在請就……老孔墨三大思想家的重要不同點，表說如次：」

我		的		看		法	
						夏會佑的看法	
老子	尊重藝術	人物一體	天無意志的	主復命	宇宙觀	於鬼神	術數一概不取
孔子	注重功利 <small>兼重藝術</small>	人貴物賤	天的意志有無不明的	主知命	倫理觀	留術數	而去鬼神
墨子	尊重功利	人物各別	天有意志的	主非命	宗教觀	留鬼神	而去術數

按夏曾佑先生，曾「推論老孔墨三大宗教之亡之不能大，」已見駁於李先生，李先生駁之是也！吾可無言矣。至夏先生如右表所分者，則李先生固以為：是「無可非難的事實。」雖似乎無可非難哉！但亦難免過於籠統，人終莫明其妙矣！若李表者，其殆庶幾乎！但吾仍認為太籠統，且欠完備，無以使讀者，切實明瞭。吾向曾作有三大思想家之比較一篇，茲特再加以嚴密的組織，使之成為極有秩序而且完全之比較表，並附以極詳細的說明書，以便學者。確實認識三大思想家之真面目，而作比較表中之比較焉。

第一表 天與人

老子	以死天為主，使活人法死天——無爲自然……
孔子	以天鬼爲名，以君父爲實，視天子嚴君如天帝鬼神。

墨子 以活天爲主，視死天如活人——兼愛交利……

或

老子 靜物或植礦物化的人生：即動物而靜物化，牲性而牝性化，老年而童  
年化，智人而愚人化，有身而無身化。……

孔子 天鬼式的君父，君父的人主教。

墨子 君父式的天鬼，天鬼的神主教。

(老子說明)老子之言曰：「人法地，……天，……道，……自然。」<sup>二</sup>「天之  
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sup>八</sup>「上善若水。」<sup>八</sup>「上德若  
谷。」<sup>四</sup>「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sup>六</sup>「天下莫柔弱於水  
，而攻剛強者莫之能勝。」<sup>六</sup>「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在江海。」<sup>三</sup>  
「爲天下谿，……爲天下谷。」<sup>二</sup>「豫兮若冬涉川，……渙兮若冰之將

釋，……曠兮其若谷。」<sup>五</sup>「澹兮其若海。」<sup>三</sup>「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sup>十</sup>此非活人而死天化，或動物而靜物化歟？其曰：「知其雄，守其雌。」<sup>八</sup>「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sup>六</sup>「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sup>六</sup>此非牲性而牝性化歟？其曰：「含之厚，比於赤子；……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sup>五</sup>「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咳。」<sup>二</sup>此非老年而幼年化歟？其曰：「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sup>十二</sup>「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sup>六</sup>此非智人而愚人化歟？其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苟吾無身，吾有何患！」<sup>十三</sup>「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

身先，外其身猶忘其而身存。<sup>七</sup>「夫唯無以生爲者，不以生爲生也是賢於貴

生。」<sup>五</sup>「常使民無知無欲。」<sup>三</sup>此非有身而無身化歟？梁任公先生亦

頗有見及於此，如其言曰：「道家以人類與馬及埴木同視。」見莊子馬蹄篇

「道家之大惑，在以人與物同視」彼宗教不體驗人生以求自然，乃

以物理界或生物界之自然例人生之自然，於是欲以人所能引之道引

人，結果處處矛盾，而言之不復成理。思按：梁氏會謂老子反自然，殊屬誤認！吾著老子哲學中，已詳駁之矣。

「其病仍在：混人物爲一談，吾儕爲金耶，大宗師爲木耶，人間世誠宜如

此；雖然，吾儕人也，使人性果能爲莊子所謂「祥金」與不材之木，

亦曷嘗非善事？然而不能。」老子教人如嬰兒，莊子教人「支離其形

，支離其德，」如祥金，如山水，慎子更澈底一番，教人如土塊，「

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其意蓋必撤銷所謂人格者，以合乎

「無知之物，」然後乃與自然相肖。換言之，則不爲人的生活，而爲物的生活。更進一步，則不爲生活的，而爲非生活的而已。」先秦政治

思想 梁氏此評，可謂詳矣！

（孔子說明）關於吾所謂儒家之鬼神化的父母一節，請引胡適之先生之言爲證，曰：「宗教家要人行善，又怕人不肯行善，故造出一種人生行爲的監督，或是上帝，或是鬼神，多可用來做人生道德的裁制力。孔子是不很信鬼神的，他的門弟子也多不深信鬼神，墨子常說儒家不信鬼神所以孔門不用鬼神來做人生的裁制力，但是這種道德的監督，似乎總不可少！於是想到父子天性上去，他們以爲：五倫之中，父子的親誼最厚，人人若能時時刻刻想著父母，時時刻刻惟恐對不住父母，便決不致做出玷辱父母的行爲了！所以儒家的父母，便和別

種宗教的上帝，鬼神一般，也有裁制鼓勵人生行爲的效能。如曾子的弟子樂正子春說：……祭義人若能一舉足，一出言，都不敢忘父母

，他的父母便是他的上帝鬼神，他的孝道便成了宗教。」中國哲學史大綱吾

意若更明而言之：如儒家每以自身爲父母之遺體；則父母又爲已成

鬼神的祖宗之遺體，吾人亦不難想見。何者？「人本乎祖，」而吾輩

子孫又爲父母之化身；則父母實爲上承祖宗下出子孫之中心機關，

欲不見重，豈可得哉？參看孝經及禮記等至其天帝化的天子一節，大氏亦與此

相同，如大戴禮虞戴德篇曰：「父之於子，天也；董仲舒亦曰「父者子之天也」」君之

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側行耶？」他

若左傳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宣五年

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定四年

此已可想見當時以君爲天之大概矣！蓋儒家大有：以家爲一小國，或天下以國爲一大家，以父爲一家之君，以君爲一國之父之概！而君尤重大於父，亦自可想而知矣！如曰：「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禮記喪服四制，大戴本命。「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冠義可知至少亦以君父二者同一重視。吾述至是，請連帶而一談「儒家法象之得失。」如繫辭傳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蓋取諸離。(LIII)……斷木爲耜，揉木爲耒，……蓋取諸益。(LIIII)日中爲市，……蓋諸取噬嗑。(LVIIII)……垂衣



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蓋取諸渙。

〔三三〕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隨。〔三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三三〕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蓋取諸小過。〔三三〕弦木爲弧，剡木爲矢，……蓋取諸睽。〔三三〕……宮室……蓋取諸大壯。〔三三〕……棺槨蓋取諸大過。〔三三〕……書契……蓋取諸夫。〔三三〕其餘可看各本卦之象辭，此等尙屬有理(?)而在得之一方面者也。至其所謂：「坤至柔，……至靜，……後得主而有常，……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由辯之不早辯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坤卦「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說卦「男帥女，女從男，……婦

人從人者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禮記郊特牲「男先乎女，

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同上吾乃今而後知中

國盛行「重男輕女，」及「夫唱婦隨，」以及「君貴臣賤」……一類之

片面說者，蓋由於儒家之取法天地也。諸猶以儒家爲講男女夫婦……

……平等者，蓋少察於茲乎？彼又嘗以爲：「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

月，陰之與陽。」冠義「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

，以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喪服四制此以

王后比日月，以國君家父比天日者也。甚至有「天有十日，自甲至癸人

有十等」自王至臺之說，左傳昭七年謂非法象之失而何？而後來之董仲舒，又

進一步，而大倡其「天人同形說，」如人副天數諸篇，以一人身，比

於天地，日月，山川等形，無一不象，至爲可笑！此屬於無理而在

失之一方面者也。儒家從來側重於此失之一方面；至於得之一方面，則極少注重；是以物質科學方面之發明進展，終未之聞；惟有此種無甚價值的形式方面云。（？）

（墨子說明）墨子之言曰：「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  
法儀「然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天志中「且夫天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於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以異此。」  
尚同中「夫既上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蓄將猶未止也。」  
此之謂視死天如活人，天子式的天帝。其曰：「天下亂，……則皆

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若使天下之人，皆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明鬼「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聽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柱此之謂聖人式的鬼神。夫天子聖人，皆活物中之最明智者也！而天帝鬼神之聰明，且有過之。墨子之天鬼教蓋如此。

（三家總說）謝无量先生曰：「儒墨並敬鬼神，……其同一也；儒墨並言天，其同一也。」中國哲學史爲此說者，只見其外形，而尙未見其內實也。梁任公先生曰：「墨子的天，和老孔的天，完全不同；墨子的天，純然是一個人格神，有意志，有感覺，有情操，有行爲，所以他的篇名叫做天志。」墨子學案此其就墨子與老孔比較而言，甚是！惟在老孔之中，尙有分焉；惜亦未之詳也。李石岑先生曰：「孔墨

三家皆以天爲極則，主張以人法天；老子便不然；老子不以天爲極則，故主張以天法道，這也可以看到三家對於天的觀念之不同。」此更失之遠矣！墨子固「以天爲極則，主張以人法天」者；而老子之「以天爲極則，主張以人法天，」試問何所見其後於墨子耶？惟當分別言之耳：老子之天，死天也，死天者無爲自然也，墨子之天，活天也，活天者兼愛交利也；至其「以天爲極則，主張以人法天，」則一而已矣。關於墨者，茲姑勿論；而老子之原文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雖有地，天，道，自然之異名，其實一也；地亦卽天，天亦卽道，道亦卽自然；地也，天也，道也，皆自然也；李先生如不吾信，而必欲嚴分地，天，道，自然爲四物：自然則非道，道則非天，天則非地；地也，天也，道也，

皆非自然也；則吾試問：老子又何必終日講地，講天，講道乎？彼既講地，天，道，則三者之特性爲何耶？如無其特性，尙有何足多耶？如另有其特性，則亦適足以見其爲雜耳！他人之道，猶不若是其雜；何况老子乎？老子之道，「清一色」也；如自然，無爲<sup>二者</sup>一類是已。如前所引老子之言：「天長地久，……是以聖人，……」<sup>一</sup>天之道，……聖人之道，……」<sup>二</sup>以及其所言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sup>三</sup>此非「以天爲極則，主張以人法天」之明證乎？而其往往以地與天並舉而言，是地之同於天亦明矣！至其所謂「道」者，多不勝舉，大抵皆不出乎無爲自然一類之外。未悉李先生尙以爲然否？

於是吾得總而言之曰：在老子心目中<sup>一</sup>之天，是無意志的，無知覺

的，吾故謂爲死天；在墨子心目中<sub>之</sub>天，是有意志的，有知覺的，吾故謂爲活天；儒家以君父當作天鬼，（？）吾故謂爲君父教；墨子視天鬼如君父，吾故謂爲天鬼教。換言之，若以天道與人事之二方面而言：則老子多談天道而少講人事；孔墨多講人事而少談天道；但亦有辨：豈但老子談天？墨子不更常作「天」之談乎？曰：老子談天，談玄理之一方面也；墨子談天，談迷信之一方面也；故一爲哲學家，一爲宗教家，此其當辨者也。再就孔與老言：則儒家之荀子自言曰：「道，仁之隆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而人之所以道也。」孔子亦曰：「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而其譏道家之莊子曰：「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老子亦曰：「人法……天。」此亦孔子言人道，老子言天道之一明證也。

## 第二表 人與物

老子	人物一體
孔子	人物差等（以性情或精神論）
墨子	人物異類（以生理或形式論）

補

老子	人物絕對平等，絕對自由。
孔子	非獨物也，即人亦不平等不自由。
墨子	雖尚平等，而不自由。

（老子說明）老子嘗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歛歛，爲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sup>四</sup>九是以聖人常善



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sup>七</sup>人類中之人已，萬物中之人物，並其善惡，一無所分，既如此矣；而彼更倡其元同主義曰：「……和其光，同其塵，是謂元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和，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sup>五</sup>又若彼宗動輒言天下，言萬物，亦其能「廣視」「一視」之一證也。視諸儒家之計較人物，與人已者，不可同日語矣！如梁漱溟先生等輒謂孔子極端的不計較者，何不來此一察乎（？）但此亦其自然無爲……之說法也，並非用人力而實行救人救物者；後此墨子，始以人力實行「愛利萬民」矣！關於道家之「人物一體」，莊子尤詳言之；在莊子書中，尤當首推齊物論；如其言曰：「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此卽其論平等之一方面也，至其言自由之一方面，亦有逍遙遊一類之極力形容也！

「人物一體，」平等自由，惟有道家，最極端矣！在中國方面顧吾於此，尙當少加注明者：老子對於人情物欲，素極反對，在此方面，尙難自由，直至後來之楊子出，始大聲疾呼其任意縱欲說焉。

（孔子說明）儒家之「人貴物賤」的差等觀，係就性情或精神方面而論

。如孔子之言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經「今之

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此孔

子之以人有孝敬，示別於犬馬者也。孟子亦曰：「人之有道也；飽

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

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

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

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孟子之以人有  
人倫，示別於非人若禽獸者也。荀子亦曰：「道，仁之隆也，……  
人之所以道也。」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  
無義，人有生，有氣，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此荀  
子之以人有仁義，示別於水火草木禽獸者也。他若禮記，亦常作人  
禽之辨，可見儒家謂人之所以異於他物者，在其有道德禮法。……  
之精神方面，簡而言之，卽爲成人之一方面。但如再從另一方面以  
觀，則尙有其素所重視之親疏問題，以人與己同類，而物則與人異  
類也。此亦有類乎春秋傳所謂「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  
公羊者。故曰：「廡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語論孟子更明  
言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儒家之人物差等觀，蓋不出上

述二端。至其於人之階級觀念，如：貴賤，親疏，男女，老幼，賢愚，貧富；……一部禮記，皆是物也，雖謂爲階級史，亦不爲過；次之如春秋之言貴賤，親疏，內賢愚；……易傳所言貴賤，男女；……等類；有專書在，茲不枚舉。顧須知其中尤以（一）貴賤，如君臣尊卑等（二）親疏，小自人親大至中外（三）男女，三種階級，最爲嚴厲！既極不平等，亦最不自由！得自由者，惟有在上之人耳！如其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曲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注云：「大者得自由也。」其不平自由，已可想見矣！（？）

（墨子說明）墨子之人物各別，係就形式或生理上而言，如曰：「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裳，因其蹄爪以爲絳履，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雖使雄

不耕稼樹藝，雖亦不紡績織維，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卽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卽財用不足。」非樂此墨子之別人於禽獸麋鹿蜚鳥貞蟲者也。其與儒家之觀察點，完全不同；至其所謂「一同天下」，尚「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儀是平等方面，已不待言矣；惟若自由方面，則終無可言者！

（三家總說）謂人貴物賤，人親物疏者，孔子之人物差等觀也；謂人非物，物非人，人物各不相同者，墨子之人物異類觀也；孔子謂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在其有道德禮法——成人（道）方面；墨子謂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在其應努力生利——人生（養）方面；若在老子於斯二者，皆極不以爲意。

第三表 人與己

老子	人已絕交(無關)
孔子	先己(親)後人
墨子	人我相交(反老)先人後己(反儒)

老子	不修己化人，(反儒)不捨己爲人。(反墨)
孔子	比較重己(親親)方面，內心(誠意正心修身)方面。
墨子	比較重人方面，(爲人)外行方面。(愛利)

(老子說明)老子主張：「甘其食，美其服，有註詳後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十八後來楊朱因此而力倡「爲我」，莊周因此而明言「相忘」，彼宗固不肯如墨子之

捨己爲人，但亦不欲如儒家之修己化人，「我無爲而民自化」謂非「人已絕交」而何？

（孔子說明）孝經聖治章孔子之言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荀子法行篇曾子之言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反乎？」彼既以此爲悖爲反，則其所認爲順爲正者，已不難想見矣！如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是也。此非「先己後人」之謂歟？其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修己以安百姓。」四「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三此非「修己化人」之謂歟？其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可見其以德化民，而不用法治民矣。儒家雖亦極言「愛人」，然究不如對「親親」之急，此其與墨子之言愛人而不言親親，最相

反對者也；又彼雖亦極言愛利，然究不如視禮敬之重，此其與墨子之言愛利而不言禮敬，最相反對者也。墨子對於天鬼，亦多言利，而罕言敬，如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之類是也。

（墨子說明）墨子之言曰：「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從愛人利人生。」兼愛「損己而益所爲」經上「爲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經說上「殺己以……利天下」大取此其主張先人後己，而與主張先親後人之儒家反對者也；若「兼相愛交相利」六字，即其主張人我相交，而與主張人已絕交之道家反對者也。

第四表 身與身外物



老子	重人身而輕外物——如名利天下等
孔子	名聲重於身體
墨子	公利重於自身

重外物而輕人身

（老子說明）老子之言曰：「名與身孰親？二八章云「知其榮守其辱」身與貨孰多？

九章云「金石滿堂莫之能守」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四此非老子之保重人身，如俗人所謂「身體貴重」然而

不愛名如孔子然求利如墨子然歟？如其言曰：「故貴以身為天下，……愛以身

為天下。」十三。猶言貴其身於天下，愛其身於天下也。「以」作「其」解，「為」作「於」解，參看王氏經傳釋詞。章太炎所作道本，解「以」為「用」，失之遠矣。

此非老子之保重人身，而輕視天下惟有儒家，每以「貴為天子，（名）富有天下，（利）為人生第一樂事。歟？

若後來之莊子，更有上述之意；而淮南子所言之：「欲一言而寤，

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

而反情。」亦可以爲真得老子之旨矣！如老子之言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sup>二十</sup>惟真知所愛身者，方能出此確有經驗之談。何以效之？如今所號爲未開化之土番，其目之明視，所以每過於號稱已開化之文明人者，亦皆由於生番無五色……亂目，故目不盲；而文明人有五色……亂目，故目盲也；再如作者，向在家中，少見寡聞，所讀之書，尙不甚多，故其目亦極精明，每見諸老儒先生之患短視者，莫不竊笑之；洎乎出外，居南北二京時，終日惟書是讀，惟稿是草，於是學益進，而近視亦益深，終始不過四五年間，眼鏡之換已至三次，<sup>此爲最速之一時期</sup>非獨目之一項然也，其他亦多可依此推見。所謂「文弱書生」者，卽諸勞心者之求學識而致弱其身者也；而老

子所言「金石滿堂，莫之能守」——范氏集注解曰：「貪財而輕命，則物在而身亡矣」——者，即諸勞力者（？）之求財利，而致亡其身者也。可見有外物無自身，有自身無外物，愛外物之與重自身，二者往往不可得兼，此惟老子最能知之！故彼毫不遲疑而反主張

·「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見素抱朴，少私寡欲，絕學無憂。」<sup>九</sup>「大丈夫……不居其薄，……不居其華。」<sup>八</sup>「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是以聖人……虛其心，……弱其志，……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sup>三</sup>「聖人……不爲目。」<sup>十</sup>更明而言之曰：「終身不勤，……無遺身殃；」<sup>五</sup>「故能長生，」<sup>七</sup>「長生久視之道，」<sup>五</sup>夫唯無知無欲，故不勞心勞力；夫唯不勞心勞力，故能長生長命；古人之所以長壽

於後人者在此；後世之談長生不老之術，而必託始於老子者亦在此；而道家者流之所以多成爲山林隱逸之士，優遊之人者，亦在乎此；夫後世日益繁華，後人日益智巧，於是爲名慾而夭其年，而亡其身者有之；爲利慾而夭其年，而亡其身者亦有之；爲色慾而夭其年，而亡其身者亦有之；……其欲愈多，其命愈短；其志愈強，其身愈危；……老子於是乎言曰：「故去彼取此。」世之講老子者，其亦有見及於此乎？

〔孔子說明〕孔子之言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論語「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易傳此已可見其平日之爲仁積善，莫非在乎成名矣！如名可成，則雖殺生，亦所不惜！孔曰殺生成仁，孟曰捨身取義，皆以是故也。孔子又嘗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因美；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上此更可見其名之重於身矣！世之欲得忠臣之名而不惜殉君，欲得烈女之名而不惜殉夫……等類，皆儒家名教之遺意也。孔子之有名教，亦猶宗教家之有宗教，政治家之有政府——春秋之褒貶，亦猶宗教之禍福，政府之賞罰；關於此點，至爲重要！吾已在孔子哲學之眞面目名之觀念一節，專述之矣！學者非參看不可。

（墨子說明）墨子之言曰：「任，爲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經說上「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大取「大取」公利所在，犧牲自身，亦所不惜，是其旨也。俗人爭利，不出於私，墨子爲公，所以爲貴。

（三家總說）孔子不惜人身，而重榮名；虛名墨子不惜人身，而重公利，亦實利。此皆可以謂爲重外物而輕自身者。老子反是：是重自

身而輕外物者。此亦得換言爲：老子不勞心不勞力，「終身不勤」；  
 五 孔子側重勞心而少勞力；詳後墨子側重勞力而少勞心，或心力俱勞者。此即三家在身與身外物之一方面的比觀。

第五表 積極與消極

老子	唯命非力——消極(天命)
孔子	消極方面信命——善方面「不敢行險徵幸」 <small>「知其不可而爲」</small>
墨子	唯力非命——積極(人力)

(三家合講)以老孔與墨子論，則墨子信天鬼，宗故非命；老孔非宗  
 教，天鬼故信命。以孔墨與老子論，則老子厭時故有命，孔墨樂天故  
 有力。墨子有非命篇，其言曰：「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  
 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猶勤也與老子一終

身不動  
反對 必治，不强必亂，强必甯，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貴，不强必賤，强必榮，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何也？曰：彼以爲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飽，不强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强乎紡績織紉，多治麻絲之葛緒摺布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唯毋在乎王公大人，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

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紉，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此墨子之所以恃力而不信命者也。而道家亦有僞列子之力命篇可以代表之，其言曰：「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聖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



自壽自天，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此

道家之所以信有命而不恃力者也，孔子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

易乾卦老子更言法天然其所見之天則或相反如儒者謂其健強老子謂其柔弱亦其一例也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論語此非孔子之信人力之一方面歟？其如子夏所言：「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二十以及孔子所言「君子畏天命。」六此非其信天命之

一方面歟？亦信天命，亦信人力，毋乃自相矛盾乎？曰：不然：孔

子一生，甚然努力，未嘗稍懈，及其不得圓滿結果，始用自慰曰：

「莫非命也！然不少餒，仍再努力。如其言曰：「不怨天，不尤人。」

十「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中庸此其爲善之一方

面也。若其對惡之一方面。則斥諸「不知命」之小人曰：「小人行險

以徼幸。」蓋彼以爲：若信有命。則自不敢妄作非分之冀矣。請再

觀孟子之言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彼又嘗稱，「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可見其行動甚努力，積其結果始聽命；若在極端「命定論」的道家觀之，以爲：事事既已前定，而今又何必出於此種積極行爲乎？道家因此遂信命而極端消極。在「極端意志自由論」的墨子觀之，亦以爲：既須出於此種積極行爲，則又何必以命爲有乎？墨子因此遂恃力而極端積極。孔子則謂：命雖有時可信，而力有時亦極可恃；力雖有時可恃，而命有時亦極可信；前者如勤勞則多得食，遊惰則多餓死；後者如爲善者未必盡昌，爲惡者未必盡殃；以故在行爲上不得不盡力，至結果時不得不聽命。此三家之所大不同者也。欲知其詳，須看吾作孔子哲學之眞面目中所專述之命之眞意義一節，並參看下表樂觀與悲觀。

第六表 樂觀與悲觀

老子	厭時觀	厭時者即
孔子	厭時觀	厭時者即
墨子	皆樂天觀或淑世觀	

老子	純然自樂(忘人而自樂)
孔子	一面自樂 一面自苦
墨子	純然自苦(自苦以爲人)

(說明)夫唯老子之厭時故自樂，夫唯墨子之樂天故自苦，厭時之與自樂，樂天之與自苦，雖似相反，寔則相成。

(老子)老子曰：「民各甘其食，美其服，不甘亦自以爲甘，不美亦自以爲美，知足知止，是其意也。安

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詳前此其自樂，已可想見。又其言曰：「外其身而身存」，「夫惟無以

生爲者，是賢於貴生」。「苟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雖有榮觀，宴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

，而以身輕天下」？「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不貴難得之貨。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無知無欲。」多詳前此其所

以能樂者也。並請參看第一表天與人，第二表人與己，第四表身與

身外物諸關於老子者；而一部莊子，尤時時表現其自樂之處；此即

老子之厭時的樂生活。

（孔子）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論語七

「貧而樂。」「樂以忘憂。」

七，孔門如顏回，

，曾謂，原憲諸人，皆深知之。

此一方面非似道家之自樂與？其對當時避世之桀溺而

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

丘不與易也。」

八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十 石

門晨門問子路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同上。如其「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

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尤可想見其苦。

此一方面非似墨子之自苦歟？孔子之一面自樂，

一面自苦蓋如此。

（墨子）莊子天下篇之評述墨子曰：「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

……獨生不歌，死不服，……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

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天下不堪！……墨子稱道曰：昔

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

數，禹親自操囊耜，而九離天下之川，腓無肢，脛無毛，沐甚雨，

瘠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墨子……雖枯槁不食也！……」

墨子之樂天的苦生活，於此大可想見。  
 按上積極與消極一表，與本表有密切之關係，合而爲一，亦無不可。

第七表 個人與社會

老子	只有個人而無家庭社會——個人主義
孔子	以承上起下的家族爲中心——家族主義
墨子	只有社會而無個人家庭——社會主義

老子	個人對宇宙無所用組織（如政府等）
孔子	心身家國天下
墨子	家鄉國天下天

須極嚴密的組織

（說明）（老子）老子以個人對宇宙，無所用組織。如其對於政府，以爲：可有可無，無愈於有，有等於無。如曰：「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sup>五</sup>「法令滋章，盜賊多有。」<sup>三</sup>「師之所處，荊棘生焉。」<sup>十</sup>「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sup>九</sup>此非「無愈於有」之謂與？其曰：「太上：下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sup>七</sup>此非「有等於無」之謂歟

？其曰：「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十其於國家，俱不見重，無須組織，亦可於此想見之。若儒家則不然：以忠臣爲建國之基，以孝慈爲成家之本，故其於國極貴忠臣，於家極貴孝慈。雖然，老子不會有「小國寡民」之說乎？要其不甚重視，雖有亦等於無，蓋國與家二者，非太古之所有，乃後世之產物，故爲所不取云。關於無政府之主張者，尙有後於老子之許行，「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漢書藝文志偽列子黃帝篇亦有其理想國，謂：「華胥氏之國，……無帥長，自然而已。」抱朴子詰鮑篇更云：有鮑生敬言其人者，「好老莊之書，……以爲：古者無君，勝於今世。」諸皆本於老子而明言之耳。

至若孔墨二家，則皆極重視政府，並須極嚴密有秩序之組織。



（孔子）所謂：誠意，正心，脩身六即身的組織；所謂：「父父，子

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易即家的組織；所謂「君

君，臣臣，」論語「與國交人」大「朋友切切偲偲，」論語即國的組織

；孟子於是乎言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虞書亦云：「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於

此可見：其於國，或天家，身三級，極爲重視；顧於三級之中，尤

似乎以家爲最重要，以其爲承上起下之中心機關——彼認個人不能

存在；而社會亦無甚須要；惟此家庭爲最根本——也。試觀彼宗既

非如楊朱所謂「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楊

一類極端的個人主義；但亦未若墨子所謂：「仁者爲天下度也，辟

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節葬一類極端的天下或社主義；而

竟獨作一種近老非老，近墨非墨之主張，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已。所謂親親者，視利已則爲進，視利人則爲退，過猶不及，故重親親。此如其攻楊墨云：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二者皆訊，亦可爲證。(?)要之，道家只知自身，儒家只知家親，(?)墨子只知天下人；道家以個人爲國家，儒家以一家爲一天下，墨家以天下爲其家庭，以天下人爲其家親；此三家之所不同者也。至若從來中國人之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國，中山先生亦云：中國有宗族主義，無國族主義。亦不敢爲身者；問究竟如諸所謂孝子順孫者則爲憲行儒家之學說云。

(墨子)墨子自家至國，天下，其間組織之嚴密，視諸儒家，殆猶過之！如其尙同篇所云：家，鄉，國，天下；天子三公國君卿宰鄉長家君或里，鄉，

國，天下，天聖長鄉長國君天子天是也。至於自「身」以前，如心意之類，則遠

不逮儒家，甚至竟未有一言及之者；即其於家，亦不甚重視。大抵

以個人對國或天下與天，亦可謂爲：以人與天相對。要其最重社會性

，而與老子之個人主義最相反對；而其以天下爲家，以人爲親，亦

與儒家之以家庭爲一小天下，只知有親而不甚知有他人與己身者不

合；業已詳哉言之矣。

按右所述者，多就組織方面而言，其餘詳於第三表人與己之中，將

此與彼，合而觀之可也。

若再以情感言：道家不知情感爲何物，幾無情感之可言！儒家有

縱的親日本人以親字代表父母子情感，無橫的夫婦情感；可看禮記中之曲禮，內則，坊記，郊特牲等。墨家

有對方的天下人的情感，無己方的身家的情感；至於道家之自由平

等，儒家之不自由不平等，墨家之平等而不自由一節，已詳在人與物一表中。

最後更當詳者：梁任公先生之「簡性與社會性之調和問題」言曰：「……宇宙進化之軌則，全由各箇人常出其活的心力，改造其所欲至之環境，然後生活於自己所造的環境之下，儒家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全屬此旨。……墨法兩家之主張，以機械的整齊簡人，使同治一爐，同鑄一型，結果至簡性盡彼社會性吞滅。……」

先秦政治思想史 按墨子嘗主張：同一天下之義，不得各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此如家君總其家之義以上同於鄉長，鄉長總其鄉之義以上同於國君，國君總其國之義以上同於天子，天子總天下之義以上同於天；

其詳須墨子尚同上中下三篇 確如梁先生所謂「簡性盡

「被社會性吞滅」者。至若儒家，固較墨子爲進，然亦有限：如其於家主張：「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於國主張：「庶人不議；」同上

卿大夫「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孝經「以孔子之大聖，甫得

政而戮少正卯，問其罪名，則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

非而澤也。夫僞與真，至難定形也；是與非，至難定位也；藉令果

僞矣，果非矣，亦不過出其所見，行其所信，糾而正之，斯亦可耳

：而何至於殺？」梁任公中國古代學術思想變遷史。按禮記王制亦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

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即此爲家之子

，爲國之臣，爲社會上之人而觀，其個性果得盡量發展乎？此其箇

性，亦可謂爲盡被家父國君專制國者君，專制家者父。社會吞滅矣：（？）至於老子

，既極自由，而簡性之盡量發展宜也；然亦未然：而竟主張：「不言」「無爲」「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是其個人自由或有矣：而於簡性發展云乎哉？

第八表 精神與物質

老子	只知根本的精神而不知有何物質
孔子	兼有根本的精神 必需以外的物質
墨子	只知必需的物質而不知有何精神

（說明）老子之最重根本的精神，不肯少出於勞動，誠如司馬談所謂：「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去健羨，絀聰明。……人之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

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史記太史公自序老

子亦嘗自言曰：「終身不勤，……無遺身殃」五道家所重之精神，

卽此種之精神也。墨子則適相反：竭盡所有的能力，以求得目的物，以達到目的地，終致精神喪失殆盡，如前引莊子天下篇所言之：

「形勞天下，……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雖枯槁不捨也。」

至墨子之竭盡所有之能力，所得之在物質一方面者，亦以所必需的爲限度。如其言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是也。要之，老子多如司馬談所謂定神，「墨子多如莊子所謂「形勞」；至若孔子，則似乎兼而有之，但亦不如二家之極端。詳下

如就生產與享用言之，則老子既不欲生產，亦不欲享用；孔子生

產不如墨，享用過於墨；墨子生產過於孔，享用不如孔。老子之生產不享用也，如其言曰：「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sup>五</sup>「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sup>五</sup>「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sup>十</sup>「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sup>三</sup>……孔子之不如墨子之勞力於生產方面也，已無須再說；其於享用方面，以衣而言，則曰：「……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麤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齋必有明衣布。」<sup>十</sup>此其對衣一類，何等講究！以食而言，則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饁而餽，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沽酒市脯不食，……祭肉……

出三日不食之矣。」上此其對食一層，亦何等講究！他如所謂「吾

不徒行，……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十是於行路方面，

亦有講究矣！然諸猶屬於活人方面也；卽其對死者，亦「厚葬久喪

，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墨子，公孟篇，至其詳情，須看節葬篇。

若在墨子，則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畜私，「五者不可不

節。」辭而竟主張：「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

，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其送死：相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史記太史公自序衣衾三領，足以覆

惡。……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節無槨，……死無服，

莊子天爲三日之喪。公莊子謂爲：「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嗚呼

下篇 中國三大思想之比觀

其信然矣！吾述至是，爲嘆墨家之活人，不如儒家之死尸遠矣！

孔子之對於物質生活方面，既如上述矣；則其對於精神生活方面，亦當略爲一述焉：孔子對於音樂一類，極爲重視！老子於此固絕對排斥者也；而墨子亦何嘗不然？但其出發點，則各不相同：老子之斥「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者，爲厭其繁文而去古樸益遠也。如其言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sup>三</sup>「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sup>十</sup>若在墨子，則謂：「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犒參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

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非樂上

是故老子之攻擊美術……也，爲其去古樸也；墨子之非樂……也，

爲其非寔利也；孔子於音樂之外，尙有文學……之類，如其言詩也

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論語若老子既謂「絕學

無憂，」或謂「老子著書本爲尹喜若老子何必有書」則其甚要學問可知矣！若墨子雖亦有「文

學」「說書」之言，要彼注重實際工作，對於似娛樂品消遣物的詩文

，……如不排斥，亦無暇顧及。故若先秦諸子之視學問爲專業者，

惟有儒家。如其言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

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七十

於是吾得總而言之曰：「老子對於物質的享用，雖不足亦自以爲

足，故亦無所用生產；所謂：「知足者富，」<sup>三</sup>「知足之足常足矣。」

<sup>四</sup>是也；墨子對於物質的生產，雖足亦自以爲不足，故亦不敢多享

用；<sup>節</sup>如荀子曰：「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苦不足，……特墨子

之私憂過計也。」<sup>荀子謂：「不足非天下之公</sup>老子以保身<sup>全</sup>爲其最高精神

，墨子以損己爲其最高精神，（？）關於此者，可看第四表身與身外

物。老子雖似乎重精神者，然除固有的<sup>或根本的</sup>精神以外，殆無精神生

活之可言；若孔子則復有音樂文學……一類固有精神以外的精神生

活。墨子雖似乎重物質者，然除必需的物質以外，殆無物質生活之

可言；若孔子則頗講究衣食……一類必需物質以外的物質生活。又

若老子既主張：智人而愚人化，有身而無身化，不以生活爲生活矣

，自無有何生活之可言焉！參看第一表天與人。

第九表 託始的先王

老子	黃帝，及其以前。
孔子	堯舜，次如禹湯文武周公。
墨子	禹，次如堯舜。

〔說明〕老子之崇拜黃帝，在彼本身，未嘗言及；惟後人每以黃老並稱之耳！要其所崇拜者，爲太古之人；至自堯舜以下，則老子甚無取焉！道家所崇拜之人物，多可見於莊子書中；然莊子多就理想，構造事實，信否誠未可知！雖然，豈惟道家莊子？即儒家亦何獨不然？或者猶有甚焉！若儒家所最崇拜者，莫如堯舜，此凡人所知也！中庸亦明言曰：「仲尼祖述堯舜，」欲知堯舜之爲人，可看虞書堯典舜典，然其篇首，即曰：「若稽古……」，有此字樣，已足令人原爲一篇。

疑問！意者孔子刪尚書，因而補入其所理想之唯一模範人物，以便改制創教，令人信其有根據，亦未可知也！康有爲所謂「託古改制」，當不爲無見。其言曰：「孔子蓋自立一宗旨，而憑之以進退古人，去取古籍，孔子改制，恆託於古，堯舜者孔子所託也，其人有無不可知；卽有亦至尋常，經典中堯舜之盛德大業，皆孔子理想上所構成也。尙思按；若禹湯文武周公諸人，亦係儒家之張大其辭耳。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諸子，罔不改制，罔不託古，老子之託黃帝，墨子之託大禹，許行之託神農是也。」梁任公著清代理學術概論而蔡子民先生亦曰：「堯舜者，孔子所假以代表其理想，而爲模範之人物者也。」中國倫理學史關於儒家之託古改制，可再引胡適之先生之言，以見其餘曰：「三年之喪，也是儒家所創，並非古禮，其證有三：墨子非儒篇說：「儒者曰親親有術，……」

其禮曰喪父三年……」此明說三年之喪，是儒者之禮，是一證。  
論語十七記宰我說：「三年之喪太久了，一年已夠了，孔子弟子尙有人不認此制合禮，可見此非當時通行之俗，是二證。孟子滕文公篇記孟子勸滕世子行三年之喪，滕國的父兄百官，皆不願意，說道：「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爲周公之國，尙不會行過三年之喪，是三證。至於儒家說堯死時，三載如喪考妣；商高宗三年不言，和孟子所說：「三年之喪，三代共之，」都是儒家託古改制的慣技，不足憑信。」中國哲學史大綱吾今更敢明言：所有孔子以前之經典，一到孔子之手，於是爲所欲爲，刪所欲刪，如尙合己意，則仍存之；其所欲言，則補入之；故如傳至今日之經書，竟與孔門諸書，若合符節，未嘗有相矛盾之處也。今人或言：「六經乃

古史，非儒家所得私，以六經爲孔子書者非也；」或則以爲：「六經乃孔子所有，諸子由是分出耳；」吾意：在孔子以前之六經，信爲公書與眞書；其在孔子以後，則變而爲私書與僞書矣！雖謂爲儒家之書，亦無有大不可之處；如仍謂爲古代眞書，則未免見欺於古人矣！蓋當時諸子並興，百家爭鳴，誠皆欲託古以自重；但若首出之老子，尙不知利用之，刪改經書何也？曰：彼係厭時者，諸經乃記後世官事之書也，格格與之不入，舉而焚之則有不便，因而刪之則不勝刪，故無此種舉動；或其人格高尚，所不屑爲，亦未可知也。若孔子，一見六經，則以爲：機會到手，本人或本宗從此可望得傳於後世，故使六經就已意，如本之就繩墨也！果也老子往矣，其餘諸子尙未出世，竟遂以此博得世人之信仰，爲其不比他家之無根之談



談，弗詢之謀也。儒家因霸佔中國思想界，而他家終莫能與之爭！

(?) 以此而論，孔子亦可以爲最狡黠矣！然亦會其時之可爲也。因

當其時，既極紛亂，名家又少，無人過問，故得安然爲之；况彼又

得數千弟子之信仰，諸弟子又多貴顯於時者，因散處四方，極力宣

傳，史記貨殖列傳云：「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矣！」於是天下之學者，遂信以爲

眞；名雖讀古代之書，實則無以異於讀孔子一人所作之新書也！論

合古者，遂當推孔子爲首矣！迨至墨子之流出世，孔子學說已深入

人心，孔學之所以獨能久傳者，或有得力於此，此即吾之「孔學盛

行與孔子改經」論。但非最大原因，學者切勿誤會。至若墨子唯一崇拜之古人爲禹，

虞書載：「禹……曰：予思日孜孜，……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

，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

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民乃粒，萬邦作乂；……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莊子天下篇述墨子之稱道禹詳前

墨子

因此亦最重寔行，如「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起於魯，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至於郢，見公輸般……曰：……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於是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圍有餘。……」

公輸般

禹以治水，墨以非攻；禹不顧其子，墨不惜其身；

動輒主張，「損己殺己」爲

身之所  
 惡」若墨子者，真無愧於禹矣！其後墨徒如孟勝之死義，呂氏春秋  
上德篇

腹諱之誅子同上去  
私篇之類，亦皆足爲墨子之信徒矣；此禹墨之勤之一

方面也。孔子稱：「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

論語八 而墨子亦主張：「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

，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衣葛，冬日鹿裘。

一詳  
前此禹墨之儉之一方面也。墨子之勤儉的或努力生利的人生觀蓋

如此。

第十表 道理的名稱

老子	自然……無……不……絕……棄……去……反者
孔子	仁恕禮樂智勇信義忠貞孝悌……
墨子	天志義正兼愛交利……

(說明)人各有所觀感，故其所抱定之宗旨——或曰主義，或曰觀念，或曰思想……——或所揭之旗幟，亦各不同。古人總名之爲「道」，老子爲見「道」之第一人，如其言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二 自是而後，諸子爭鳴，遂無一不談「道」者；但其內容，則各不同。言「道」如言「人」然：以「道」而言，則諸子所談者皆「道」也；若考其寔，則有上下正反虛寔內外……諸道之異。亦猶以人而言：則凡人類皆「人」也；若論其真，則有白黑大小高低輕重……諸人之異。

(?)三家之「道」的名稱，及其性質，今略述之於左：

(老子)自然，自均，自定，自正，自樸，自化；……無爲，無執，無知，無欲，無名，無身，……不言，不爭，不恃，不宰，不美，不祥，不割，不劓，不肆，不耀，不武，不怒，不敢，不有，不

肖；……不尙賢，不貴貨，不敢爲，不爲主，不爲目，不出戶，不  
闕牖，不欲盈，不新成，不知有，不名有，不自生，不自見，不自  
是，不自伐，不自矜；……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  
，絕學，無憂；……去甚，去奢，去泰；……知足，知止；……守  
黑，守辱；……悶悶，儻儻，沌沌，昏昏；……見素，抱樸，少私  
，寡欲，處惡，身退，執古，虛心，活淡，柔弱，清靜，抱一，超  
然；……虛沖泊澹渙混曠窪敝枉曲屈缺少退後損拙訥喪哀辱垢愚昧  
頑鄙遺儉慈；……此老子之「道」之見於道德經中者也。觀其非曰無  
，……則曰不；……不曰絕，……則曰棄；彼之所謂：不；……無  
，……棄，絕；……亦無異於今之所謂：打倒否認，反對取締……  
也。可知其寡合或無一可於俗見，而爲思想界的大革命家矣。而老

子亦嘗自言曰：「我獨異於人」<sup>二</sup>如就有與無，正與反……諸相對之兩方面而論，世人莫不貴有與正……之一方面，而老子則反而尙無與反……之一方面。如其言曰：「無之以爲用，」<sup>十</sup>「反者道之動，」<sup>四</sup>此惟老子一人有見及於此，至於俗人，殊難與言。如七十八章云：「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此乃自信其說之確有所見，而嘆俗人之莫能行也。

於此吾敢斷言：老子之道，多者消極之道也。換言之：則以消極爲積極，彼自以爲：所主張之消極者，竟反等於俗人所主張之積極者。觀於「無爲而無不爲」一語，即可想而知矣。而猶乃也，則也，

見經傳  
釋詞

無不爲者卽有爲也，「無爲而無不爲」者，猶言：無爲卽是有爲也。梁任公先生，竟不之察：如其老子哲學中云：「老子喜歡講無爲，是人人知道的；可惜往往把無不爲這句話忘却，便弄成一種跛腳的學說，失掉老子的精神了。」常人多該老子是厭世哲學；我讀了一部老子，就沒有看見一句厭世的話，他若是厭世，也不必著這五千言了；老子是一位最熱心熱腸的人，說他厭世的，只看見「無爲」兩字，把底下「無不爲」三個字讀漏了。『在我未發言之先，所當聲明者：吾非言老子厭世之人，至多亦不過言其厭一時，或厭後世而已，後世如今世然，確爲老子所最厭者；若一談及古代，愈古愈妙，老子且樂生之不暇！何好死之可言？故其所厭者：一時而已。此學者之所當知者也。然則吾言可以出矣：如老子所謂：「曲則

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sup>二</sup>若取「無爲而無不爲」一語，倣此而言，則爲「無爲則有爲，……不爲故爲，……夫惟不爲，故天下莫能與之爲。」又其言曰：「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sup>七</sup>此如再取前語倣而言之，亦爲：「是以聖人無其爲」而「爲」有，……非以其無爲耶？故能成其爲。」老子往往作此反俗見的論調，皆「無爲卽是有爲」之明證也。吾向作老子哲學的人生觀一書，其中有一部分，曾分數段，以說明之：老子以爲：「善惡相因，得失相反，是非相成，……」此其一段也。因謂：「欲去惡，當絕善，……不尙善，自無惡，……」此又一段也。更進一



步：「以失爲得，以退爲進，以無爲有，以虛爲盈，以約爲泰……  
……即得亦若失，進亦若退，有亦若無，寔亦若虛，泰亦若約……  
此其又一段也。終將彼自身之破壞消極……方面，與俗人之建設積  
極……方面，一一比較，得失判然，此又其一段也。此皆類舉老子  
之言而分編之耳。此種講法，吾自以爲：最簡明矣！」

〔孔子〕孔子平日所談之道之見於諸經書中者，爲：仁義禮樂智恕信  
勇忠孝悌慈友貞恭寬敏惠溫良儉讓中正剛毅誠敬和順廉清明聰直善  
……孔子所講道德的名稱，大抵如此：若老子雖亦以講「道德」名者  
，然其所謂道德，係指出乎自然之道德也；孔子之所謂道德，係指  
人所修爲之道德也；老子之道德，出乎原始；孔子之道德，出乎後  
世。如老子之言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

德；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寔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三八「大道廢有仁義，愬知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八所謂上德大道。……者，即老子自家之道德也；所謂下德仁義禮忠孝慈……者，即若孔子所言之道德也；而禮記亦云：「太上貴德，鄭注：「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其次務施報。同上「三王之世禮始興焉」禮同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禮曲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

「則刑戮之民也。」

鄭注：「寬猶愛也，愛身以息怨，非禮之正也。」表記

此與老子所言正相符合。尙

有論語所載，可爲此證實：「或曰以德報怨，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此已可見老孔二家所尙道德，內容各不相同矣。至若墨子則只知愛利，雖與儒者所言皆出於後世，而爲人爲者；然其視儒家，尤進一步矣！簡而言之，老子「無」而已矣；孔墨皆「有」也，而有之中，亦有分焉：孔子所重莫如禮，禮者用以正心者也；墨子所賞莫如利，利者用以益人者也；孔子以禮往來，墨子以利往來；換言之：老子最重虛道，孔子最重實學，墨子最重實行。餘見前後，茲不喋贅。

（墨子）墨子之主要道理，已如右表所述。大氏以義正，兼愛，交利歸納於天志之中；法儀天以兼愛，交利歸納於義正之中。天其言曰：

「義正者何若？曰：……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智也，仁義也，忠憲也，慈孝也；是故聚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順天之意也。」天志 墨子平日所言之善名，幾盡於此矣。

（比觀）吾於此可舉老子之一二言，以較此三家焉：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三 學益如孔子然；若道損則老子可自當矣。其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十 有利如墨子然，若無用則老子亦可自當矣。在孔子觀之，確無有再比學重者；見前 就墨子而論，亦確無有再比其實利主義之重大者；至老子之尙損，……無……之一方面，更甚彰明，而無須再言矣。

按：如上所述者，亦得換言之曰：「老子所講之道，天道也；孔子

所講之道，人道也；墨子所講之道，神道也。再明而言之；則老子玄理也，孔子事情也，墨子迷信也。更大而言之：則老子思想，多哲理思想也；孔子思想，多倫理思想也；墨子思想，多宗教思想也。近於科學方面，亦佔有一部分云。如第一表，可供參看。

第十一表 理想的人世

孔子		老子	
		人	世
世	人	世	人
天統之世 天主教政府 造就富強的世界(或國家)	縱之一方面 庸人士君子賢聖下學上達(以士君子為普通以賢聖為特別)	橫之一方面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應有盡有(在國主君在家主父)	去今復古——天生自然的原始時代 棄智歸愚——嬰兒赤子愚人

墨子

人

反老子棄智歸愚  
近孔子由庸成賢

養成勤儉的人物

(說明)(老子)老子目擊此人世而浩歎曰：「大道廢有仁義，知惠出

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sup>八</sup>「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聘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

人行妨。」<sup>十</sup>「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

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sup>七</sup>「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民之輕死以其生之厚。」<sup>五</sup>「師

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sup>三</sup>「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朝甚除，田甚益，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sup>五</sup>老子既見出今世之病狀與病根，且痛

且惜，忍無可忍，以為：非根本改革不可！而其唯一理想世遂於是

乎出焉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十「小

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

有注詳前

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十八此非老子之欲恢復天生自然的原始時代歟？而其心目中

唯一理想人方面，亦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肉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嘔，和之至也！……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

早已」。五此其欲使壯物「復歸於」二赤子者也。而老子亦自道曰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儻儻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

哉！沌沌兮！我獨昏昏！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闕闕。澹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sup>二</sup>此其欲去人之智而。如己之愚者也。他若其所稱：「古之善爲士者，……」<sup>十</sup>「古之善爲道者，……」<sup>五</sup>「善攝生者，……」<sup>五</sup>「聖人之治，……」<sup>十</sup>「大丈夫，……」<sup>三</sup>皆其所理想之此類模範人生也。此外請參看天與人，及個人與社會二表。

（孔子）孔子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sup>易家</sup>大學亦曰：「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父子，兄弟，夫婦三者，家庭中之人物也。若在國與天下，則又有君臣朋友之二倫矣。不論爲任何一方面之人，皆有所當行之道存焉，如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



，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大學是也。禮運更有十義之論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孟子亦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中是之謂五倫。儒家於家庭最重孝，於社會最重仁；而孝又爲仁之本，其與家爲國本無異，如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之行莫大於孝。「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有子更明言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蓋孝之與仁，家之與國，有程度之差，無性質之殊。」(?)以家與孝爲本，推而廣之，則爲國與仁，所謂：「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禮記是也。孔子所謂「必世而後仁」者，亦謂：須三

十年，而後能使社會仁化也。

上所述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係就自然制度上言之；尙有就修養品格上言之者，如所謂：庸人，士，君子，賢，聖，五儀荀子哀公篇大戴禮五義篇是矣。孟子曰：「聖人，人之標準也。」荀子曰：「聖也

者，盡倫者也。」聖之人格，爲最高尙；有志爲之，終亦必逮，如荀子云：「始於爲士，終於爲聖人。」孟子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人人成聖，其理想始實現；尙不止於董仲舒所謂：「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如前所述之五倫者，屬於同時兼有之橫的一方面也。若頃所言之五儀，則屬於由下進上之縱的一方面矣。

（墨子）墨子之言曰：「唯能以尙同尙猶上也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尙同一義之可而而猶也爲政於天下也？……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

正長也，……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闕，而薄者有爭，是故天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之猶與也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尙同於國君，……國君選俞云選亦總也其國之義以尙同於天子，……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尙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尙同下，中上二篇可參看此非「天統之世，天主政府」而何？墨子之言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

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飢；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sup>七</sup>患其富強的國家，及其所以致富強之術，皆可於此想見之。然此亦不過當時救急之一辦法耳，尙非極高尚之理想談也！（？）要此富強政策之出於實利主義者，實「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也。

夫人能勤儉，世自富強，其富強的國家，<sup>或世</sup>略如右述；至其勤儉的人生，則已於前此託始的先王一表中詳述之矣。

按前此各表，如既依次闕舉，此表本可自明，無須喋贅。若計此表與前此各表之關係，則似宜以第一表爲第一；至其餘各表，雖尙有深淺之不同，要其皆有關係則一。雖以此表爲總表可也；然此表後，尙有一表焉。

第十二表 三家與三方

老子	比較接近印度及釋迦
孔子	有時 <small>左</small> 傾於 <small>老子</small> 有時自立於老墨二子之間
墨子	比較接近西洋及耶穌

(說明)明分世界思想爲西洋，中國，印度三大部分者，始自梁漱溟先生也。以吾觀之，大致尙合；但若固執，則仍未可。至其所配之

現量，比量，直覺，吾尙莫明其妙。西洋與印度二方面，不在本問題之範圍內，茲姑勿論，其以直覺二字代表中國思想，吾實萬難附和；而以孔家思想爲不出直覺二字，吾更未見其有合也。朱謙之先生亦以爲：「梁氏所謂孔子，是陽明一派眼中的孔子，而非孔子之全體」。一個唯情論者的宇宙觀及人生觀此說誠然！但如朱先生所謂：「不過孔子思想也有箇來歷，大概卽本於古相傳的泛神思想而來。」同上於是遂以泛神思想爲孔學中心，吾亦倣其說而謂：「朱氏所謂孔子是康有爲一派眼中的孔子，而非孔子之全體。」（？）餘俟後詳直覺與泛神思想二者，皆非孔學之重要部分。梁先生在西洋，中國，卽度三方面中，輒痛斥西洋思想；在老孔墨三學派中，亦痛斥墨子；往往以墨子與西洋同加痛斥；此已可見其專用個人意見，以觀察各家之學說矣！

宜其研究所得之結果，諸旁觀者莫不(?)以爲真如莊子所謂：「其所謂道者非道，而所言之豔不免於非」天下篇也。試問真正學者所持之態度，固應如是乎？故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與其信以爲諸方面思想之眞象，毋甯當作梁先生之自家思想以觀之，或較有合也；況若梁先生不亦嘗自道乎：「我是先自己有一套思想，再來看孔家諸經的；看了孔經，先有自己意見再來看宋明人的；始終拿自己思想作主，由我看去。」同上

抑吾對於梁先生猶有未明者，如謂梁先生不知中國有老孔墨三大思想家耶？則彼固常以孔老與墨子對舉而言若以墨子爲不足道與？則彼亦比墨子於西洋思想，西洋思想者乃彼所謂三方思想中之一大支也。如梁先生既以孔老與墨子對舉而言，則理亦應謂，中國思想，竟

有二派：一爲孔老派，一爲墨子派，然梁先生未嘗云爾；卽以爲然，亦爲不合。夫孟子不云乎：「逃墨必歸於楊，楊朱係代表當時之道家言者」逃楊必歸於儒。」此明言老孔墨俱爲顯學，而三分當時之天下也。梁先生尙得以爲：中國思想只有二派或並以墨子爲不足道，而謂只有孔老一派乎？再若梁先生以孔老可合而爲一家耶，則吾試問儒家之孟子亦何必拒道家之楊子，而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哉？而司馬遷不更明而言之乎：「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史記老子列傳是亦可以想見老孔二家之終難合矣！可惜梁先生尙未之見及也。按孔老與孔墨，如就大部分而論，孔子或較近於墨，而較遠於老；參看本書各表，及梁任公之先秦南北二派一表。至如韓愈之以孔墨二家相提並論則又未免太過矣！吾亦無取焉。惟梁任公



先生言曰：「春秋戰國間，學派繁茁，秦漢後或概括稱爲百家語，或從學說內容分析，區爲六家九流，其寔卓然自樹壁壘者，儒墨道法四家而已；其餘異軍特起，略可就其偏近之處，附庸四家。……以思想性質爲序，試取譬於歐陸各國，國會席次，則道家其極左黨，法家其極右黨，儒家則中央黨，而墨子則中央偏右者也。」先秦政治思想史

但若法家之成立，既在三家之後，彼雖雜採三家之學說，惜其不能集三家之大成，終至不此不彼，亦彼亦此，故若比之三家，殆猶未足與語。而李石岑先生亦曰：「論到先秦諸子哲學，本來有九流十家之稱；日本人編中國哲學史，且有十三家之目；寔則嚴格而論，何嘗有如許家數？至多不過道儒墨三家而已。」人生哲學卷上雖然，吾所謂三家者，謂在中國思想家中，惟老孔墨爲最大流<sup>第一</sup>耳！非敢以爲捨

此而外，別無他家也；而今李先生輒謂：「至多不過道儒墨三家而已！」至多尙止於三家；則其意謂：尙可以再縮減也，亦自可以想見矣！爲此說者，雖未若十家九流諸說之過於荒唐；然亦未免失實矣！「不及」猶「過」之謂也。當我之閱梁漱溟先生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也，對彼往往以孔老與墨子對舉而言之處，卽自覺以爲：非將老孔墨分而爲三如右表不可！後來見及梁任公先生如上所言之：「道家……極左，……儒家……中央，……墨家……偏右。」此與吾說雖未甚合，然已頗有相同之處；直至日前見及朱謙之先生之改正梁漱溟先生之三方面說曰：「依我意思，要分別東西文化根本不同，是很難的；如果要分析，也要分析到底，如就中國文化當中，孔家是走第二條路的，老子是走第三條路的，墨子是走第一條路的

就西洋文化當中，英美派是走第一條路的，希伯來派是走第三條路的，正統派多走第二條路的。按此據下文係指希臘的正統派又如印度，婆羅門是

走第二條路的，佛家是走第三條路的，順世外道是走第一條路的。

這麼一分，才覺眉目清楚。同前其於西洋，印度二方面之分，吾尙

未敢有所表示；若其中國方面爲老孔墨一說，可謂較與吾同意矣！

但亦止於此節；至於此外所有朱說，恐終無一與吾合者！如其所欲

言之：「孔子尊重自由戀愛，」……一個唯情論者的宇宙觀及人生觀「真情之流，」

「泛神的宗教；」……周易哲學卷上吾終莫明其妙，多不贊同！其用個人意

見，觀察他人學說，其對孔子多屬感情作用視諸梁漱溟先生，殆又過之！如言孔子

等，及自由戀愛一類之說：皆蔑視事實，曲解證據萬不可通，無人敢信之者。要就其知分孔老墨爲三之一點而論，

視夫梁先生之僅選孔子爲中國代表，或以孔老相提並論，至於墨子

則罵而逐出之，不以爲家數者；實非梁說之所可及也。

觀於後世以釋老或佛老並稱，即可知此兩家有相接近之處矣！

今人如章太炎先生，亦常用佛說解老莊。除最不相同之：釋爲大宗教家，而老則不信天鬼外

；餘惟老子厭時，而佛氏厭世，但吾師友中之精於中印學者，如李證剛，梅擲雲諸先生皆以佛老爲不消極不厭世。

程度之深淺，有所不同耳。至於墨子，在科學……凡論方法，論智識，實用主義……功利主義

……之一方面，可看胡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第六篇墨子，及第八

篇別墨；蔡子民先生亦曰：「先秦惟子墨子頗治科學。」中國倫理學史此

其近西洋思想方面者也。其在宗教……之一方面，亦有梁任公先生

之言曰：「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義務觀念之強，犧牲精

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先秦政治思想史「就堅苦實行這方面看來

；墨子真是極像基督，若有人把他釘十字架，他一定含笑不悔」墨子

案但以吾觀於墨子，實無負於耶穌；亦未見耶穌之有高上乎墨子也；東西一對，不相上下。謝無量先生更就墨耶二教比而觀之曰：（一）墨子所謂主宰之天，即耶教所謂神。（二）墨子本天志立兼愛主義，耶教本神志立博愛主義。（三）墨家耶教並因天神之意，而非攻伐。（四）墨子非命，耶教亦不言命，而許意志自由。（五）天能視察人行善惡而下賞罰，墨子耶教皆有此義。（六）人生行爲善惡之標準，惟以合於天神之意與否爲定。中國哲學史 但亦有未盡合之處，如梁任公先生之言曰：「基督教說靈魂，說他界；墨子一概不說。」墨子學案 要其大致相同，確如梁謝諸先生所云者。此其近耶教方面者也。老之接近印度與釋迦，及墨之接近西洋與耶穌，已如右述；至若二家之在中國方面，亦皆有近於孔子之一部分者：如老子之無爲政策，孔

子亦嘗贊美「無爲」政策之類，是非老子之近於孔子乎？如墨子之賢人政治，孔子亦力主張賢人政治之類，是非墨子之近於孔子乎？同者尙屬多多，此其較著者耳！至老與墨二家，則處於根本相反之地位，觀於各表所述，亦已足矣。

若將本表，與前此託始的先王一表，合而觀之，則可以總而言之曰：道家思想，於中國本部，上本乎黃帝；以前而於國外，則接近印度與釋迦；其後流爲隱者。墨子思想於中國本部，上本乎大禹；而於國外，則接近歐西與耶穌其後流爲任俠。儒家思想係中國之正統派，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先王，下出漢唐宋明諸後學，亦可以爲爲官僚政客，如孫叔通輩，詳後。其後流時或左傾於老，時或右傾於墨，其左右傾者既詳於上矣；至於自漢以後，儒家專制統中國思想……界，事實俱在，既不

易述，亦不必述。所當詳者：在乎孔子之爲集中國正統派思想的大成之一問題。如孟子所謂：「由堯舜至於湯，……禹，皋陶；……由湯至於文王，……伊尹，萊朱，……由文王至於孔子，……太公望，散宜生；由孔子而來……」此其中非已含有道統相傳之意乎？然猶不若韓愈之明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原道中庸亦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舉其最著名之上下則如禹，湯周公已皆括在其中矣。孟子於是乎言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者，集中國古來正統學說之大成也。然於此又有不得不詳者：吾見孔子之不極端執一，亦其所以能致廣大之一大原因也。此如孟子之言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

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此言楊子係極端的個人主義者，絕對不爲天下；墨子係極端的天下

主義者，絕對不爲個人；若在孔子有類於三者觀之，則嫌其皆未免固執

，故孟子稱之曰：「仲尼不爲己甚者。」已甚即太過，如今所謂極端絕對者也。如既不爲

己甚，則其必居於楊墨之間可知矣。不觀孔子之贊美舜乎：「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孔子謂過猶不及，二者皆謬，故貴中庸。此吾所以謂：孔子自立於老子

與墨子之中間者也。然雖「執中爲近之，」若一味的「執中無權，

」竟亦等於執一者，其與兩極端派，恐相差不遠矣！所以孔子亦不

以此爲然，有時如老，有時如墨，惟視其宜，無所不可！此吾所以

謂：孔子有時左傾於老子，有時右傾於墨子者也。孟子不亦嘗言乎

：「伯夷聖之清者也，思按老伊尹聖之任者也，思按墨柳下惠聖之



和者也，聖子聖之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者也。」且孔子亦嘗自言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sup>十</sup>夫老墨……之道，孔子或兼而有之；孔子之道，則爲老墨……之所無；如老學中，無有近墨學者；墨學中，無有近老學者；若在孔學中，則不論老學墨學，……皆有近之者焉。此孔子之所以集大成，而老墨猶未免乎。一偏者也。孔子之中立於兩極端派如：老墨之中間者，既如彼；其有時左傾於老，有時右傾於墨者又若此；故本表曰：有時左傾於老子，有時右傾於墨子，有時自立於老墨二子之中間。鐵案如山，不可移矣！諸憶說者

，盡一察焉？

至若儒家之得後傳而統一後世，與老墨之所以不傳者，亦得乘此機會，略爲一述焉。梁任公先生之「儒學統一時代」言曰：「泰西之政治，常隨學術思想爲轉移；中國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爲轉移；此不可謂非學界之一缺點也！是故政界各國並立，則學界亦各派並立；政界共主一統，則學派亦宗師一統；當戰國之末，雖有標新領異，如錦如荼之學派，不數十年，摧滅以盡，巋然獨存者，惟一儒術；而學術思想進步之跡，亦自茲凝滯矣。」中國古代學術思想變遷史中國學術之所以不能如歐洲之進化者，大抵如梁先生之論。梁先生又詳論「其原因」曰：「當時百家，莫不自思以易天下，何爲不一於他，而獨一於孔？是亦有故：周末大家，足與孔並者，無逾老墨；然墨子主平

等，大不利於專制；老子主放任，亦不利於干涉；與霸者所持之術

，固已異矣。按其後云：「如墨學主於鋤強扶弱，勢力愈盛者則其仇之愈至；老學則芻狗萬物，輕世舉志，往往玩弄王侯，以鳴得意；然則彼其學，非

直霸者不取之，抑先自絕也。」惟孔學則嚴等差，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於君

權；雖有大同之義，太平之制，而密勿微言，聞者蓋寡。思按：所謂

太平之制，尙有疑問，說已詳前。其所以千七十二君，授三千弟子者，大率上天下澤

之大義，扶陽抑陰之庸言，於帝王馭民，最爲適合，故霸者竊取而

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漢高在馬上取儒冠以資洩溺，及至定大業則

適魯而以太牢祀矣！蓋前此則孔學可以爲之阻力，後此則孔學可

以爲之輿援也。按其後云：「蓋儒學者實與帝王相依附，而不可離者也；故陳涉起而孔紉往，劉季與而叔孫從恭順有加，強聒不捨，捷足先

得，誰曰不宜？」按儒學之所以獨得傳於後世，此確爲其主因；而老墨二家

之所以後絕者，亦多由於違背此理。觀於後儒如叔孫通輩之行爲，

確合孔子之意旨；雖謂爲一本諸孔子，亦不爲過。例如：二世不喜聞反而喜聞盜，叔孫通遂不實言反而假言盜之，二世因喜而重賜之，並拜爲博士，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逮通降漢王，漢王憎儒服，通卽變短衣楚製，通徵魯諸生，與其弟子，共起朝儀，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眞鄙儒，已爲鄙儒，反以鄙儒加人。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大設其禮，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官賜金，諸弟子悉以爲郎，諸生迺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

「詳見史漢本傳 論語亦載：「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

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sup>七</sup>「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何德之衰？……」<sup>八</sup>微生畝謂孔子曰：丘……無乃爲佞乎？<sup>十</sup>於是可將史記所述叔孫通，與論語所述孔子，二者比而觀之矣：叔孫通見讖於魯諸生及其弟子曰：「孔子亦見讖於子路及諸隱者曰佞。」孔子亦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在叔孫之門，以爲：通於時變，「聖人知當世務。」在孔門亦以爲：「聖之時，」<sup>二</sup>權，<sup>二</sup>無可無不可。」前詳叔孫通所事者且十主；而孔子亦千七十二君。隨通之儒生，及其弟子數十人皆貴顯；而孔子之三千弟子，亦多交友諸侯。司馬遷曰：「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不獨漢家儒宗之叔孫通然也；卽爲中國歷代儒宗之孔子，亦多類此。此儒家後來之所以多流爲官僚政客者也。

此爲不善學孔子者，若老學則多流爲隱者，隱者厭時者也墨學則多流爲任俠。然亦孔子有以致之。所謂隱者，司馬遷已謂：「老子隱君子也；」史記本傳而孔子亦目當時跡近道家之丈人爲「隱者。」即凡所謂：放達者，頽廢者，山林隱逸之士，遊惰無能之人，……皆多來自老學也。而魏晉盛行老莊學說，如上述一類之人亦最多。（？）老學後既多流爲隱逸者，是其厭時方面得傳；而其哲理方面則較少有所聞矣；雖然，如老子之後，在戰國時有莊子，漢有淮南子，魏晉間有偽列子，（？）抱樸子，……之數書者，皆極有光於老學者也！既勝於墨學之後無聞；即視儒家之歷時久，後學多，傳書衆，而計其真得孔子之旨者，竟仍未見其甚多；亦不大愧色矣。至所謂任俠者，可看史記遊俠列傳，古書多以儒墨或孔墨並稱，墨後流而爲俠，於是遂有以儒俠對舉者矣。

！此如司馬遷引韓子之言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是也。如猶未吾敢信，請證見之可乎？

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按墨子亦譏方正之：「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是之謂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按墨與儒異，今俠亦然。）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

不可勝言……振人不贍，（按此與墨子所主張之：「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正同。）先從貧賤始，（按：儒者先親後疏，墨者，先無後有，亦爲儒墨不同之一。）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輻車，（按此亦如墨子所主張之：「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衣葛，冬日鹿裘。」）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按此即墨經所謂：「任，爲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及莊子天下篇所謂：「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之意。）……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按墨子曾痛言：「至以餘力不能相勞，腐巧餘財不以相分；」而今俠亦與商賈異。）……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按莊子亦評論宋釗云：「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



郭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以軀借交勢仇，……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按此皆有墨子之氣概！若儒者則不然，如論語載：或曰以德報怨；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厚施而薄望，……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字解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按：墨家只有是非之分，無有親疏之別；而今郭解不罪賊，以賊理直；而罪其姊子，以姊子不直也；甚合墨子之意旨。若在儒家，則先親疏之別，

而後是非之分；如孔子之不同意於：「其父攘羊，其子證之」的直躬者；而獨主張：「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而春秋之爲內諱亦其證也。

儒墨之相對蓋如此。……解執恭敬，不致乘車，……解家貧不中訾，不飲酒，出未嘗有騎。（按墨子亦嘗主張節舟車，而其由魯赴郢，雖足重繭。裂裳包之而已；若儒家則「不徒行，」而「乘肥馬；」平民化的墨子，與貴族化的儒家其異如此。）……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按此可見：任「字」之爲名詞，而非動詞也；如爲動詞，則「任」字之上，何必加一「爲」字？既加「爲」字，則「任」字之爲名詞，如：墨經所云也明矣。）行權以睚眦殺人，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按墨子非儒，孟子拒墨，儒墨自古不兩立；而今公孫弘亦族郭解；此即梁氏

所謂：「墨子主張鋤強扶弱，勢力愈盛者則其仇之愈至。」儘家係政府派，故政府重之；墨家係民衆派，故民衆附之。」

據右所節錄之游俠列傳本文，及吾所附註之墨家言，比而觀之，可知：墨俠對於衣食住行，皆極隨便粗薄，其同一也。只知爲人，而不知有身，墨俠所同二也。只有是非而無所謂親疏墨俠所同三也。

墨子之教莫要於「任，」

其定義云：「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

「任：爲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而游俠亦號稱

「任俠」，俠同於墨四也。……有此數證，則墨之後流而爲俠也確無可疑矣！而爲游俠立傳之司馬遷猶似乎未之見及者！如其言曰：「然儒墨皆排擯不載。」按俠之必見惡於儒宜也；而俠既出於墨，墨惡有排擯之之理哉？然直接傳授墨學之墨。固早絕矣，其將誰載之乎？故此乃當時無墨而莫之載也；非其時有墨而不之載也。「自秦

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用本傳語蓋以此故也。自墨子後，其嫡

傳有禽滑釐孟勝田襄子腹䟽三人皆墨者鉅子見呂氏春秋，上德，去私諸篇。諸鉅子；有關係於

其名學方面者，亦有惠施公孫龍諸名家；（？）他若宋鈞尹文之流

，亦皆與墨有關係者。惟至於秦，統一天下，墨與不利，其學遂隱

；然在漢初，尚有盛極一時之任俠，是墨之行或得其實之一方面，

猶傳焉；可惜已無墨學或存其名者矣！若在此後，則不獨無傳墨之

學者；乃並傳墨之寔者，亦不可得矣！梁氏論墨所以不能如儒之傳

於後，觀於公孫弘之族郭解，郭解父之見誅於文帝時，豈不信然哉

？司馬遷曰：「於戲惜哉！然墨之所以不傳於後者，抑尚有他因焉

：莊子所謂：以自苦爲極，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

詳前是也。於是吾亦不能不爲之惜矣！至章太炎先生之儒俠篇云：「

漆雕氏之儒……其學廢而閭里游俠興。」其道本篇又注云：「道家亦有任俠，如汲黯是也。」吾意：與其以任俠爲出於儒道，或自爲一流如太炎儒俠篇云：「俠者無書，不得附九流，然天下有取事非俠士無足屬。」也；毋甯謂爲出於墨子之較爲得矣！如不卽曰出於墨子，亦宜謂爲與墨最相接近，事實俱在，賢者試更觀之！

篇末作者曰：吾甚欽佩此三大思想家：老子之清白的高尙人格，……

……墨子之犧牲的偉大精神，……誠屬難能可貴！若孔子乎：雖人格

不如老子之高尙，精神不若墨子之偉大；然其兩取用中，前詳竟集大成，

善於調和者每爲集大成，至若極端派難與言此矣亦豈老墨之所能及哉？吾雖未肯爲彼輩徒也

，然已欽佩萬分矣！此外尙有一人焉：釋迦耶穌是也。蘇之可愛同

乎墨，中國之老亦頗近於釋。

昔者老徒如莊周司馬談等，評論諸子，獨謂老子有得無失；其餘則得失半。孔徒如孟軻董仲舒韓愈朱熹康有爲等，排斥異家，惟孔是宗，大有凡孔皆是，其餘皆非之概！甚至同派之中，亦相爲攻，如荀卿之非子思孟軻之類是也。卽最近之人，亦多犯此病焉；其始也如董康……等，各以私意爲孔子之意；更進一步，則以孔子學說，繩墨百家之學說；結果不獨所見之百家學說，非實百家之學說也；卽其所講之孔子學說，亦非孔子之學說矣！非其對象之學說，而爲自家之學說也；以講他人學說爲名，實則發表自家意見而已！此種變相的託古術，計其工處，雖古「爲神農言」之許行，「言必稱堯舜」之孟軻，亦嘆不及！「後優於前，」固如是乎？吾向亦爲信仰孔學，排斥異家之人，現已覺悟，殊自痛悔！故謂三家，各有長短

，個人對之，無所好惡。以述學爲限其他  
評論不在此內 蓋吾認爲：彼之優劣 與吾  
無關；何必自加得失於其間哉？彼三家者，卽已父師，亦不容有所  
偏袒；况又非已之父師乎？是更無用偏袒之必要也明矣！韓愈有言  
「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吾今甚恐流  
落而爲「不仁，」是以「知無不言；」欲避免「不信」之譏，是以「具  
以實告；」世之代人辯護者，是人之「走狗」也；而諸吹毛求疵者，其  
亦「好搗亂」甚矣；走狗，搗亂，世人之公敵也！未悉世人何樂而爲  
之？鄙意如此，學者以爲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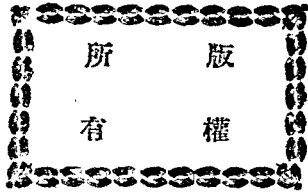
中國三大思想之比較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三版

三大思想之比觀

全一册定價大洋四角



著者 德化 蔡尙思

發行者 啓智書局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10  
449096

